

梁小轩文存  
①



# 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

◎ 陈 坚 著



浙江  
大学出版社

梁永新文集

①

# 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

◎ 陈 坚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 / 陈坚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10

(乐水轩文存)

ISBN 978-7-308-17585-2

I. ①夏… II. ①陈… III. ①夏衍(1900-1995)—人物研究  
②夏衍(1900-1995)—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6144 号

## 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

陈 坚 著

---

封面题字 任 平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姚逸超

责任校对 胡 畔 姚逸超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嘉兴华源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7.75

插 页 4

字 数 338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585-2

定 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1996 年 12 月摄于香港维多利亚港湾 / 弥嘉 摄



1982年4月杭州西湖新新饭店初访夏衍 / 沈宁 摄



1981年5月夏衍回故里严家弄，在祖宅（耳房）留影。

左起：作者、来永祥、傅通先、夏衍、江坪、沈旦华（夏衍之子）/ 袁善德 摄



1985 年与沈祖安在北京北小街寓所拜见夏衍 / 倪政伟 摄



1985 年 5 月与沈祖安随浙江电视台摄制组在北京拍摄《战士与作家——夏衍》文献片，与夏衍合影。左起：沈祖安、作者、沈荣达、夏衍、沈蔚琴、莫爱芬、沈雷 / 倪政伟 摄



1985年5月夏衍与胡愈之及夫人沈兹九会面后与摄制组合影



摄制组在京访问吴祖光、新风霞合影



1983年夏在严家弄访问夏衍儿时伙伴沈春芳老人



1994年夏在严家弄夏衍故居八咏堂门前



1996年冬摄于省立第一师范（今杭州高级中学）



1981年8月与会林、绍武在上海瑞金一路访问夏衍二姐  
沈云轩（92岁）



1995年10月在上海北四川  
路底山阴路内山书店旧址



1998年在福州市中心严复塑像前



1985年9月夏衍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干部专修科明星班合影，前排右一为作者/沈荣达摄

陈明达

我年长之印已刻成，付  
原稿上之“陈”字，请给世不叙，  
又如施力疏下，此则刻成。

我于足什么书也读不了，十岁以  
前，竟能读诗，因以此。要  
后此书我一来世天，付外书收

勿使诗力非者。我见此画人，乃是  
陕西人，不世此画西至至得道。

我此画是文人也，说书书到地书  
来书书。不另书。心书

李健吾

李健吾

2月10日

8

陈明达

夏州陈明达“送年”送年。

他本来以我“年”字，当时我在疾  
中，在四里外去送年（就是抱来  
去一次），就告辞也，因个说（他不解，  
四川话叫“年”字，所以不讲了，  
了他。而今我刻他“送年”，是足陈明达  
地以名年，是已陈明达。何以大  
个了陈明达之字，因为陈明达已刻  
以陈明达。我于陈明达不叫陈明达，不心  
陈明达，但名以陈明达，要云一陈明达，不叫陈明达。  
人云，陈明达以陈明达。这是陈明达  
年。心书

李健吾

2.17.

## 选择与寻索

——《乐水轩文存》自序

—

从 1960 年毕业从事现代文学教研工作，不觉已 50 多个年头了。回想初上讲坛时，以少壮派自命，踌躇满志；可弹指一挥间，已是窗外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了。

比起许多同辈人，我算是幸运的。留校任教时被分配到现代文学专业，以后便一直没有变动过。涉足的领域大致不离“五四”以来那些直面人生、关注社会，尽智竭力促进民族进步和历史前进的作家和作品。诸如鲁迅、茅盾、老舍、夏衍、曹禺、田汉、柳青等。从今日看来，多少偏狭些，然就个人而言，却也是渊源有自的。

文学批评是主客体的某种契合，不是被动的，而往往是主动的选择。其中融汇了批评主体对社会人生特殊的关注、旨趣和爱好。“我们在文学上的选择与偏爱，都取决于我们的感情

和精神需要。”<sup>①</sup>“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批评者往往选择的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他所评价的作家作品是他真正喜欢的，处于一种自觉自由的美学选择与价值选择”<sup>②</sup>。我是江苏人，1937年12月在日本侵略的炮火中诞生。那个月里南京居民30余万惨遭屠戮，我的家乡——素有崇川福地之称的南通也被踩到铁蹄之下，通扬运河在呻吟和流血。虽然祖父是小镇一家颇有点名气的粮行商，常有米船在里下河与通州城之间穿行，可到我父亲时已显败象，战火一起，更是一蹶不振，有似漏水之舟了。读中学时，我很快便被一批进步的文学作品所吸引，大概不是偶然的。这些作品成了我在文学道路上最早的启蒙者，它们在形成我的文艺思想、文学批评观念上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我很赞成巴黎大学教授朗松的一句话：文学作家“是人的心灵的最上层部分的管理人。”<sup>③</sup>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鉴于文学的重要地位及其给社会和人的心灵震撼力之巨，将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放在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些熔铸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热烈的现实关怀的所谓主流作家，这是不应受到责难

---

① 安德列·莫洛亚：《屠格涅夫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② 李咏吟：《诗学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③ 《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和怀疑的（尽管在这一点上产生过偏颇和片面性的迷误）。鲁迅研究成为我踏进文学殿堂的起点，对此，我至今不悔。1978年，在黄山举行全国首次鲁迅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不应否定》的论文。当时瞿秋白正因《多余的话》而受到批判，这篇序言也被当作全面歪曲鲁迅的“毒草”。我对否定论者的主要观点详加辩驳，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文章在《文学评论》发表后，反响较大。日本学界最早以“论述可靠有力，论据恰当妥帖”表示首肯。以后我又就鲁迅的文艺思想、小说创作、生平经历撰写了不少文章，不敢说有多大学术价值，自认并非率尔操觚，而是在潜心阅读、发掘后确有所得和所见，因而自信不至偏离鲁迅原著和精神太远，以致贻误了读者。

对于始终与进步社会思潮紧密联系的话剧艺术，我更是情有独钟。我一直很喜欢舞台。记得小时候躲在台侧幕边看戏，觉得真是不可思议。一幕之隔，仅仅只是那么薄薄的一层幕布，就把台前台后、台上台下隔成了截然不同的世界。再平凡的人物，只要上了彩妆上了台，一亮相就有君王般的气度。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接触到写实的话剧，更是迷上了它。我的家乡南通是著名的“话剧之乡”，话剧和电影界的泰斗赵丹及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等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记得还在小学念书时，上海电影明星孙璟璐、关宏达等到南通公演《日出》，我随兄长去看了。记得当扮演黄省三的演员发疯似地又

哭又笑地对潘经理诉说：“我是快死的人，我为着我可怜的孩子，跪着来求你们，……再给我一碗饭吃，把我这个不值钱的命再换个十块二毛五……”在呼叫的同时，他将身上的破长衫撕开，露出瘦条条搓衣板似的胸肋骨，此情此景，令我惊骇莫名，感动至极。

另一个印象很深的是读高一（1953年）时，看了江苏省话剧团来南通巡演的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戏里的纺织厂女厂长思想保守，安于现状，而纺织女工，她的女儿桑妮亚在党委书记支持下大胆进行改革试验，一心要织出好看的花布，把人们打扮得像天仙一样美丽。剧中她与恋人伊果尔生机勃勃、热情似火的性格，“举起臂膀我们就能撬动整个地球”那种创造美好生活的渴望，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江北小镇的中学生的心，同时也让我为话剧舞台的真实而神奇的魅力所痴迷。尤其是扮演桑妮亚和伊果儿的两位年轻演员田野、张辉，作为青春偶像，一直保存、回荡在我的人生记忆之中。有意思的是，1995年初秋，我在南京大学参加陈白尘先生逝世周年和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年会时，不期而然地邂逅了当年剧中的男女主角田野（原来她是田汉之女），与她的丈夫张辉（时任江苏省文化厅长）。荏苒四十多年过去了，这意外的会见仿佛穿越漫长的时间隧道，让我重新回到当年点亮我眼睛的历史瞬间。

从中学到大学，话剧为我年少的灵魂打开了一扇审美之窗，从此，与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出话剧，两个小时之

内，活的演员给你一口气表演出世道人心，那种感觉真是很迷人的。以后一有机会我便总要去观看演出，看不到戏，便读剧本。对曹禺、田汉等，自然是欣赏的，写过一点文章，而尤其对夏衍既有革命情蕴又那样冲淡隽永的剧作更有一层说不出的至爱和会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的戏常常因为“小资”情调而受到贬斥，令我深感困惑和气恼。从80年代之后，我的研究重心转移到这个领域中来，从《夏衍剧作的艺术风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到为《芳草天涯》翻案的《论〈芳草天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一连发了五六十篇论文，出版了四部专著（有传记也有作品论和创作综论）。这些著述在国外曾受到过好评，国内也多次获奖，然就我个人而论，在思想人格修养上得益更多。在写作《夏衍传》（文学传记）时，我深深体悟到，现实人生的轨迹波折不平，面对种种可能的选择，做出准确的判断，尤为艰难，后人将永远体验不到那份选择的艰辛与困惑吧？体验夏衍的实际心灵历程，很长一段时间里，几成了我灵魂深处的重负。当真正进入到他及他们这代人为之奋斗和奉献的巨大心灵挣扎和痛苦中，确实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为国为民诚挚奉献的崇高信仰和人格力量。

## 二

在治学方法上，自知理论素质不足，更多采用的是实证和

归纳。我以为在以某一学说来评定一位作家以前，我们应该尽力认识他们，专心地收集尽可能多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尽可能找出大量的经过验证的人物、事件之间的关系，还原一个作家真实的形象。不妨再引用朗松的一段话：“在历史科学中，推论是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的。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几乎从来不会是如此简单，如此精确，使我们能得以进行严格的推理，应该避免进行连锁的推论，推论的环节越多，力量越易削弱。可靠性最初得之于与事实的直接接触，与事实的直接接触远离一步，可靠性就减弱一分”<sup>①</sup>。

对于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不是一概拒斥，但我力求做到在引入和吸收时，从特定历史和作品文本实际出发，认真地解读文本，核对证词，而切忌凭空的主观臆断。如夏衍生平研究，即花了极大精力探寻确凿的史料。80年代初，凭着点滴线索，从省博物馆仓库里找到载有夏衍处女作的积尘盈寸的《浙江新潮》，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会刊》上发现夏衍第一篇报告文学《泰兴染坊的调查》。他最初的译文《染色理论》也是从省图旧杂志堆里钩沉出来的。为了查找和抄录夏衍在20年代末及30年代的译文、影评，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即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又远赴桂林、贵阳、昆明及成都等地，

---

<sup>①</sup> 《方法、批判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